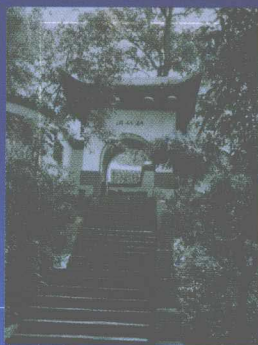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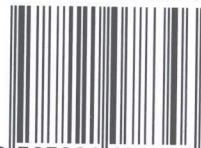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/ 陈 荣 夏文琦

照片摄影 / 夏文琦

封面设计 / 唐锡璋



ISBN 978-7-221-07834-6



9 787221 078346 >

ISBN 978-7-221-07834-6 / K · 1002 定价:25.00元

—— 蔡葵·著 ——

绝代**秘**囚

张学良在大陆最后的日子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卷 神秘押解阳明古洞

第一章 陪都当局褒奖狱头	(3)
一 夜郎古祠仰天长啸	(3)
二 委座密令追缴铣电	(7)
三 结发爱妻身患绝症	(11)
第二章 亲情难舍生离死别	(16)
一 美龄心系凤至病情	(16)
二 赵四小姐托孤赴黔	(19)
三 挥泪送妻出国就医	(24)
第三章 红粉知己感同身受	(29)
一 伉俪谒游阳明古迹	(29)
二 触景生情眷念骨肉	(31)
三 进城赶场买回洞箫	(37)
四 看斗蟋蟀感慨人生	(40)
第四章 山村垂钓情系农户	(44)
一 农家做客偶获条幅	(44)

第九章 面对邪恶义正词严	(109)
一 信件被扣愤怒抗议	(109)
二 端纳来信勾起往事	(112)
三 小通信兵泄密被捕	(117)
第十章 昔日少帅人心所向	(121)
一 花溪诗会表露心迹	(121)
二 东北旧部聚众求见	(125)
三 体恤苟母登门慰问	(129)
第十一章 不速之客戴笠造访	(134)
一 委座授意设计寿礼	(134)
二 不惑之年钦差贺寿	(138)
三 保健医生秘密入狱	(144)

第三卷 幽禁开阳刻衙“行辕”

第十二章 转押开阳偏僻山乡	(153)
一 戴笠勘察“行辕”工地	(153)
二 解囊犒赏打虎英雄	(156)
三 出资奖励优胜学生	(164)
第十三章 身在囹圄忧国忧民	(168)
一 游览名胜刻石泄愤	(168)

二	参观学校怒焚黑书·····	(172)
三	关注当地百姓吃盐·····	(181)
第十四章	寂静小县波澜迭起·····	(185)
一	乡场济困智斗特警·····	(185)
二	校场跑马心系抗日·····	(190)
三	军统鹰犬抓捕教师·····	(196)
第十五章	阴霾当空雨打屋檐·····	(201)
一	“赤化”罪名遣返小周·····	(201)
二	箫声如泣闭门谢客·····	(205)
三	战局失利陪都告急·····	(209)

第四卷 转囚桐梓“小西湖”畔

第十六章	日寇压境军统撤退·····	(215)
一	戴笠亲临下令北移·····	(215)
二	军统要员紧急部署·····	(219)
三	天门洞外神秘来客·····	(222)
第十七章	公众慕名知遇县长·····	(228)
一	湖心亭边怒拔木牌·····	(228)
二	桐梓县长喜获墨宝·····	(230)
三	草棚垂钓路见不平·····	(234)

四 冤家对头狭路相逢·····	(238)
第十八章 日子如水鬓发飞霜 ·····	(242)
一 父辈重臣洒泪探监·····	(242)
二 副官中计走失遇害·····	(249)
三 天门河畔纪念屈原·····	(255)
第十九章 期待八年抗战结束 ·····	(259)
一 抗日胜利祭祀先父·····	(259)
二 得知戴笠空难摔死·····	(262)
三 意外应邀花溪小住·····	(264)
第二十章 秘密移解离开大陆 ·····	(271)
一 黔灵“行馆”会晤委座·····	(271)
二 拒绝复出激怒蒋公·····	(276)
三 莫老奉命二次探监·····	(280)
四 鸟笼悬挂人去屋空·····	(282)
后 记 ·····	(286)

出一封电报说：“我这里有蒋委员长当时发给我的铣电，完全可以作为证据！”

顿时，法庭上下一片震惊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

“……蒋委员长发给我的这封铣电，明明白白地写道……”张学良当庭大声朗读：

北平。张副总司令钧鉴：绝密。

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，我方应不予抵抗，力避冲突。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蒋中正。

法庭一片哗然。李烈钧也惊住了，他完全没有料到张学良拿出了委员长的铣电，赶紧制止道：“今天只谈西安事变，不谈沈阳事变，与西安事变无关的材料交由本庭处置，不得当庭公读！”

……

回忆了当年审判张学良时出现的这个突发事件，戴笠说：“这份铣电已在军事法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，如不收回，将让世人以此为中央不御侮抗日救国，丢掉东三省的证据，唾骂委员长。张汉卿被押后，他家眷就曾用此做一张王牌，要挟当局。所以，必须使尽一切手段，把它弄回。”

刘乙光和熊斌对视一眼，答道：“是。”

三 结发爱妻身患绝症

夜幕下的修文县龙岗山王文成公祠，于凤至躺在床上，滕文起为她检查体温，拿起体温计看着。张学良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还是不退烧。”滕文起焦急地说，“副司令，夫人患的不是小病，不能大意啊。”

“汉卿，我到贵阳医学院，找内科病专家李宗恩院长看了，已确诊患的是乳腺癌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”于凤至说。

“大姐，快别这样胡思乱想。不管患的什么病，我相信经过认

真治疗，都会好转的。”张学良掏出手绢拭泪。滕文起说：“我建议赶快送夫人去住医院。”

“贵阳离这里太远，住医院很不方便。”于凤至摇摇头说。

张学良来回踱步：“大姐，你患的不是一般疾病，贵阳医院条件并不好，我想让你去更好的医院。”

“啊，哪里有更好的医院？”于凤至不解地问。

“干脆你去美国治疗。”

“去美国？”

“对。”张学良点头道，“那里医学条件先进，还有我们的孩子和亲戚朋友照料。”滕文起赞成说：“夫人的病，如果能出国治疗，当然最好。”

“出国治疗？”于凤至说，“蒋先生能同意吗？”

“我去找刘乙光提出要求，必要时还可以给蒋公写信。”张学良坚决地说。

“夫人和蒋夫人是姊妹，给蒋夫人写信也行。”滕文起也劝说。

“汉卿，如果我走了，你身边不能没有人陪伴啊！”

“大姐，这里你就放心吧，治病要紧。”

于凤至沉吟片刻说：“汉卿，如果出国治病，我想是不是让绮霞小妹来你身边陪伴。”张学良说：“可以考虑。”

于凤至沉思一会儿，回忆说：“三年前，绮霞小妹在溪口与我一步一回头地分别后，到香港已购下了一座豪华别墅，小儿子闰琳又体弱多病，她能来吗？”

“如果这样决定，我会写信去香港同小妹商量。”张学良说。

张学良在书房凭窗而坐给赵绮霞写信。于凤至走来，站在他身后看着。

张学良闻声放下笔，侧过身子关爱地说：“大姐，怎么起来了？你有病要多多卧床休息啊。”

“我想看看你是怎么给绮霞小妹写信的？”

张学良把信递过去：“写好了，你看看吧。”

于凤至接过信笺，坐到一张靠椅上看着。张学良说：“我在信中告诉小妹，你染患乳疾已有两年，曾数次到湖南、贵州等地求医，然而收效甚微，最近又有转重之势。拟请宋美龄求蒋公首肯，送你赴美医治。因此，诚恳希望她来贵州。”

“这封信已把缘由都说清楚了。你叮嘱她不要把小儿闰琳带来，是很明智的。”于凤至看完信说。

“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，怎么能让她把孩子带来跟着一起受罪呢？所以，我特别叮嘱她，如若前来，务请不要将闰琳带到贵州。最好的办法是，先把孩子送往美国，托朋友寄养，好好读书。”

“你想得很周全。这封信准备怎么送给她？”

“我给戴笠写封信。让军统局派人去香港，亲自转交。”

“这办法好。绮霞小妹是聪明人，她很熟悉你的字迹，只有见到你的亲笔信，她才会相信。”于凤至说。

夜。于凤至倚靠在卧室的病榻上，用被子捂着腿，在给宋庆龄写信。张学良进来说：“大姐，当心着凉”。拿一件外衣披在于凤至身上说：“还是穿上衣服，下床来写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已经写完了。”于凤至望着丈夫，放下笔说，“汉卿，我真不忍心在这种时候离开你，远渡重洋去治病呀。”

“你不去治病怎么可以呢？你的病很重啊！医生说，这种病在国内目前是无药可医的顽症。”张学良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可是，我也不能因为自己的病，就丢下你不管呀？那样的话，我于凤至成了什么人？”于凤至沉吟片刻，心事重重地说，“汉卿，让我去美国治病是你的主意。我想，作为妻子，当丈夫承受着人生困厄的时候，远离而去，是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呢？我走了以后知情的不说，可是不知情的人，又会怎么看我于凤至呢？你是一个

胸襟坦荡，有胆识有作为、办大事的人。现在虽然被当成劫持领袖的千古罪人，说不定若干年后，斗转星移，世态变迁，物是人非，历史又有了公正的评说。如果我的病医治无效，不在人世了，会不会被世人所指责呢？”于凤至此时所思所想，已超越了她对自己疾病的关心。

“大姐，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心情，你不必担心许多，你已经陪伴我度过了三年时间的幽禁生活，已经完全尽到了责任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为你治病是履行人道主义，怎么会有人说三道四呢？再说，我们三个孩子现在都在国外，其中那个二儿子闾玕，还患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也很需要你的母爱哟！”张学良安慰道。

于凤至看着善解人意的丈夫，忍不住双手掩面哭了起来。

张学良亲热地坐到床沿上说：“大姐，已经决定了的事，就别再多想了。快把你写好的信给我看看。”

她把信递过来，张学良展示。于凤至写道：

亲爱的姐姐：

妹随汉卿转至贵州月余，不幸患上乳腺癌，医生说国内无药可医，怕不久于人世。经与汉卿商定，拟赴美就诊，乞向介公美言，成全此行。请多帮忙，感同身受。

愚妹凤至

“很好，我想宋美龄见到这封信，一定会帮这个忙的。”张学良看完信说。

于凤至拭着泪说：“汉卿，我想在此国难家祸当头之际，你这个已被蒋先生下令特赦的人，可否请求与我一道走呢？”

“这几天我也曾这样思考。”张学良走到柜子边取出一只金表，点点头笑道，“大姐，我想在请人给宋美龄送你这封信时，顺便把这块金表一起带去，送给蒋公。”

于凤至心领神会地颌首道：“好。我知道你的用意，是想暗示蒋先生看看时间。告诉他，我们已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幽禁环境里

第二章 亲情难舍生离死别

一 美龄心系凤至病情

重庆蒋介石官邸小餐厅桌上摆着西式早点和餐具。宋美龄坐在桌边候餐，女佣侍候一侧。一侍从拿着一封信和一只精致的礼品盒进来说：“夫人，军统局戴局长派人给您转来一封信。还有一只金表，说是张学良赠给委座的。”

“啊？”宋美龄接过信和礼品盒。侍从退去。

宋美龄放下礼品盒，拆阅信札。蒋介石走来。宋美龄听见脚步声，抬头望去。蒋介石微笑着，在宋美龄一旁坐下，问道：“谁来的信？”宋美龄说：“于凤至从贵州捎来的。”

“啊？”蒋介石问道，“说些什么？”“她陪汉卿到贵州以后，患了重病，要求去美国治疗。”宋美龄把信递过来说，“你看看信吧。”

蒋介石接过信，看了看：“哦，乳腺癌？这可是顽症呀！”宋美龄说：“这种病，目前在上海、重庆这些大都市都无药可医，何况她在贵州那样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，更是无法治疗的。”

蒋介石端起牛奶喝了一口，拿起餐具，叉起一块点心说：“是啊。先就餐吧。”

宋美龄把信叠好放在桌上，端起牛奶呷了一口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记得三年前，凤至妹妹从英国伦敦赶回国，到溪口雪窦山探视汉卿，执意留下来陪伴，我就劝说过她，说那种生活可不是女人能熬得过的，别自找这份苦吃。可是她不听，却说既然是汉卿夫人，陪他受苦也算是尽妻子的义务……唉，结果，如今闹下这么重的病

来……”

蒋介石又叉起一块蛋糕说：“吃吧，吃完早餐再说。”

“现在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了，你先吃吧。”宋美龄端起牛奶，又呷了一小口，拿起礼品盒说，“啊，我忘了。戴笠他们还捎来一只金表，说是汉卿赠予你的。”

“啊？我看看。”蒋介石接过礼品盒，打开来看了看，笑着说，“我懂得张汉卿的意思，是要我看看时间。暗示我，他已经被严加管束三年了，该让他自由了。”

宋美龄试探地问道：“那，你看，凤至妹妹要求出国就医，可否让他们夫妻俩一道……”

“不，不。”蒋介石放下礼品盒，转动着狡黠的眼珠说，“我也要回赠张汉卿一件礼品。”

“什么礼品？”

“一根可以供他修身养性的钓鱼竿。”蒋介石说。

翌日，戴笠到蒋介石官邸晋见。说：“刘乙光从贵州来电报说，于凤至患了乳腺癌，张汉卿要求送她去美国治疗，同时把现已定居香港的赵四小姐接到贵州替换于凤至，陪伴张汉卿。”

“于凤至患乳腺癌，夫人和子文都知道了，不同意她去美国治病说不过去。你立即通知刘乙光，告诉张汉卿，就说我和夫人都十分关心于凤至的病，同意她出国治疗。”蒋介石道。

“是。”戴笠说，“那么是否也同意赵四小姐到贵州呢？”

“当然要让她从香港回来。如果张汉卿身边没有一个女人，你想想，他的心境会好吗？情绪能安定吗？这样会减少许多麻烦的。”

“是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我也有一块心病啊！”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，“秘密搜查那封电报的事，你向刘乙光和熊斌交代的吗？”戴笠说：“我已部署安排，

请委座放心，我们会利用一切手段，查找到那封电报。”

修文县龙岗山王文成公祠，于凤至躺在卧室床上。张学良进来说：“大姐，重庆已经回电。蒋公同意绮霞小妹从香港来贵州，送你去美国治病。”

“小妹在香港购置的房产怎么办？”于凤至问道。张学良说：“已经卖了。”

“小儿子闾琳怎么安排？”

“已送到美国去，寄托给我们的好朋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照管。”张学良说，“大姐，你和绮霞小妹姊妹俩，对我情深似海，使我终生难忘啊！”

“副司令，”刘乙光拿着一只包装十分讲究的皮匣子进来说，“委员长给你捎来一件礼物。”

张学良闻声望去：“什么礼物？”刘乙光说：“蒋委员长收到你送给他的那块金表以后，回赠给你一根美国进口的活动式钓鱼竿。”

“啊，”张学良思索着喃喃道，“蒋公回赠我一根钓鱼竿？”刘乙光补充道：“戴局长交代说，夫人出国治病以后，委员长怕你寂寞。待赵四小姐从香港来贵州，好陪你经常出去散散心。”

于凤至敏感地说：“汉卿，看来蒋先生也在暗示你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让你自由的了。”

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愤愤地叹息道：“作为一名军人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驰骋疆场，抗击日寇的入侵，而不是什么用于消闲养性的物品！蒋公啊蒋公，你究竟对我张学良安的什么心啊？”于凤至说：“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蒋先生还要你静下心来，继续在这深山沟里待下去啊。”

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官邸，刘乙光登门造访，说：“吴主席，张学良押在贵州，得到你各方面的协助，蒋委员长和戴局长让我向你

致谢。”

“贵州是一个贫瘠的山区省份，比起你们驻过的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条件差得远。但是，既然委座这样安排，我们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
“眼下兵荒马乱，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呆下来，就很不错。”刘乙光说。

吴鼎昌道：“往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尽管说。”

“经委座批准，于凤至要去美国治病，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要从香港来贵州，都要接送，还请吴主席帮忙。”

“好，我会安排。”吴鼎昌颌首道。

二 赵四小姐托孤赴黔

一架飞机降落在贵阳军用飞机场，在几名便衣人员护卫下，张学良的红粉知己，约28岁的赵绮霞，身着绣花旗袍，风姿绰约，她提着手提箱，走下飞机舷梯。她的保姆吴妈，提着皮箱紧随身后。

刘乙光、熊斌、邱金钢等在停机坪迎接。

赵绮霞和吴妈被迎上轿车。

一辆轿车和两辆吉普车，神秘地疾驰而去。

修文县阳明洞大门前站满武装警卫，张学良站在门口迎接赵绮霞。杜志忠侍立一侧。

一辆轿车和两辆吉普车开来，停在大门前。轿车门打开，赵绮霞和吴妈从车内走出。张学良疾步迎上。

赵绮霞望着思念已久的夫君，眼里涌出泪水，她把手中的旅行包递给吴妈，跑了过来。

张学良张开宽阔的胸怀，紧紧地与赵绮霞拥抱。

两人拥在一起，相对无语，泪流满面。

于凤至拖着病弱的身子，在王文成公祠卧室里打开衣柜收拾衣物，做着行前的准备。张学良偕赵绮霞进来。

赵绮霞兴奋地喊道：“大姐！”于凤至激动地：“小妹！”两人紧紧拥抱，热泪盈眶。

张学良噙着热泪，高兴地望着姊妹俩，掏出手绢拭着喜泪。

王妈在王文成公祠四合院里支着一只木盆，坐在小木凳上，用搓衣板搓洗着衣物。杜志忠扯着一根长长的绳子，系在房柱上，帮着王妈晾晒洗净的衣服。

“王妈，洗衣服啊？”吴妈走来说。

“吴妈！”王妈惊喜地站起身，扯起围腰擦着手说，“哎呀，真没想到，你会陪四小姐从香港过来。我们老姊妹又在这深山古洞边会面了？”

“这都是缘分啊。”滕文起说着走来。

“啊，滕医生，你也在这儿？”吴妈问道。

“是啊，不仅我和王妈跟着少帅和夫人来了这儿，”滕文起指着杜志忠说，“你看，那儿还有一位呢？”吴妈举目望去。

屋檐下，在柱子上系晾衣绳的杜志忠转过脸来，笑着点点头。

吴妈瞅了瞅，杜志忠戴着一副深色的墨镜，没有辨认出来。问道：“这是谁呀？”

“杜副官。”王妈笑着说，“少帅府侍从副官杜志忠。”

“杜副官？”吴妈纳闷地说，“怎么戴着墨镜，眼睛患病了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他眼睛 1.5 的视力，好着呢。”滕文起笑道，“杜副官，把墨镜摘下，快过来让吴妈验明正身！”

系好了晾衣绳，杜志忠走过来热情地伸出手：“吴妈，来，三年不见了。有缘相逢，握个手吧！”

“好。”吴妈伸手握住杜志忠，问道，“杜副官，眼睛好好的，为什么戴着墨镜啊？”

“习惯了。这三年我一直戴着它。”杜志忠说。

车。刘乙光、邱金钢、杜志忠、滕文起等站在车边。

吴妈提着皮箱，放到车上。张学良，赵绮霞挽着于凤至，一起走来。王妈拎着旅行袋跟随。

邱金钢打开轿车门催促道：“夫人，上车吧！”于凤至回头看一眼张学良。

张学良眼里涌出热泪扑上来，与于凤至拥抱，告别。于凤至已是满面泪水。

赵绮霞站在一边，掏出手绢拭泪。

“大姐，我不能去机场，就请小妹送你吧！”张学良说。于凤至道：“汉卿，今天这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啊？”

张学良拭着泪：“大姐，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啊！”

“夫人，走吧！再晚了要耽误登机啦！”刘乙光又催促道。

赵绮霞上前搀着于凤至上车。王妈也随同上车，把车门关上。

邱金钢和两名特工上了另一辆汽车。汽车发动开走。

杜志忠、滕文起、吴妈、刘乙光挥手告别。张学良满面泪水，挥手告别，用手绢拭泪。

张学良念道：“‘三载栖迟，洞古山深含至乐；一朝觉悟，文经武纬是全才。’你品味一下，是否和如今我的境遇有些巧合啊？”

“怎么巧合？”

“王阳明 37 岁被削贬到此，我也是这般年纪来到这深山古洞边，”张学良自嘲道，“我想，莫非蒋公有什么用心，要我来这儿也有个一朝觉悟，修成王阳明那样文武兼备的一代全才？”

赵绮霞苦笑：“蒋先生是否有这层意思不得而知，但我觉得王阳明这段历史，确与你有些相似之处。”

“走，我们去看看祠堂正殿的王阳明铜像。”张学良拉着赵绮霞的手说。

王文成公祠正殿。张学良站在王阳明铜像前说：“当年阳明先生在极为困难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境遇中，能够达观随遇，泰然处之，顽强地生存下来，还在此隐居讲学，著书立说，终于成了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。”

“阳明先生学识博大精深。你在这里不妨静下心来，研究一番，不无益处。”赵绮霞站在一旁说。

张学良说：“王阳明的知行合一，动静合一，心理合一，爱之差等学说，都很有价值。”

“记得书箱里有一部《阳明集要》，明儿找来你看看。”

“还要想法子弄一些明史，再找一部修文县志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还想研究修文县的历史？”赵绮霞不解地问。

“我想从县志里知道，王阳明究竟在这里做了些什么？这深山古洞有何‘至乐’，又如何‘一朝觉悟’的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赵绮霞高兴地连声说。

二 触景生情眷恋骨肉

傍晚，书房边的活动室内置一张乒乓球桌，摆着报刊杂志和书